

怀故人

我的铁匠父亲

王靖

我已是当爷爷的人了，仍常常想起我最爱的父亲。父亲是一个平凡的人，打了一辈子的铁，是一个远近闻名的铁匠。他曾经是工人，后来又成了农民。他勤劳善良，文化水平不高，人缘很好。

父亲17岁就跟师傅学打铁，出徒后，因为技术过硬，被招远县（今招远市）机械厂招人，成了一名正式职工。父亲进厂后苦练技术，厂里新上了一台气锤，他琢磨几天，就能熟练掌握其使用技术，成为厂里唯一一个能熟练使用气锤的人。过了不长时间，父亲成了师傅，也荣获了厂先进工作者称号。厂里动员去云南支边，父亲第一个报名，去西南边陲支边三年。在支边期间，他的工作得到当地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，当地领导极力挽留他，可厂领导不同意，父亲也难离故土，便回到了家乡，回到了原单位。

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，农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，兴修水利，学大寨整地。农具的维修需要铁匠，铁匠成了稀缺人才。俺村是个500多户的大村，有大片的山地、农田、果园，农民生产离不开铁制农具，村里决定建个烘炉，于是村支书三番五次去城里，请父亲回村。父亲周末休班，村支书就到我们家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恳求父亲回来。那时候能在城里有个正式工作，是多数人梦寐以求的。在县城的厂子里，父亲是工人，回到农村就是农民。经不住村支书的软磨硬泡，也被村支书的真诚所打动，父亲同意回村里了。他带着两个助手，在村里建起了烘炉，为村里人打造镐、锄头等农具，算是为农业建设做点贡献。两年后，父亲想要再回县城机械厂，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。他彻底留在了村里，成了一个农民。

父亲是个特别勤劳、特别能吃苦耐劳的人。父亲的手很有力，有着很厚很硬的老茧。都知道铁匠是重体力活，最苦最累，可他一天到晚闲不住，种地、种菜、打铁、做鞭炮（俺村有个鞭炮厂，家家户户加工鞭炮）……

1974年，父亲去东北吉林的四姨夫那里看病，看到那里的煤矿需要打铁的，挣的钱比家里多了很多倍。为了家里四个孩子，父亲便在舒兰煤矿打了一年的铁。那时候是不允许在外面打工的，村里几次下通牒，父亲不得已从东北回来了。东北的木材很便宜，但一是不让带，二是运输难。父亲便在东北用厚厚的板车，做了四个大大的箱子，以托运行李的理由运了回来，后来用这些木材打了家具。父亲兄弟五个分家时，我们一家六口抓阄分了俩间半房子，外加一个西厢房。小时候，我们兄弟姐妹和父母一家六口挤在一铺炕上。

那些年我们兄妹都小，一家人的生活来源就靠父母干活挣工分，到年底，家里总是属于欠款户。直到我初中毕业那年，家里在年底开了足足63元，从此告别了欠款的历史。也是靠着父亲母亲的勤劳持家，先后为我们兄弟三个盖了三栋大瓦房。

父亲是一个善良的人，村里人谁有困难他都会给予帮助，有时会无偿

地给人家打家什、维修农具。都说铁匠的家什特好使，所以经常有人去家里借个镐、借个锄头的，有的借了就不还了，父亲也从从不向人家要。那个年代，帮工都不要工钱，凭着父亲的手艺，干活又好，村里谁家盖房子都愿意让父亲去帮工，父亲从不推辞。同样，我家里盖房子，人家也都自觉地来帮工。

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，父亲在云南支边期间发了两双解放胶鞋，自己没舍得穿，想带回家给弟弟。在回家的车上，他看到一个外乡人赤着脚，脚上还流着血，忙把一双不舍得穿的胶鞋送给了对方。有一年，厂子里有位工人发生意外，送医院抢救，需要献血，父亲毫不犹豫地参加了验血。几个参加验血的只有父亲的血型相配，那次献了多少血，父亲也不知道。

父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，却经常给我们子女讲做人做事的道理。他说打铁的程序和做人一样，经过精准选材、加热锻打、调整定型、淬火冷却、精心打磨等程序才能成材成器。他给我们讲“岳母刺字”，讲孝顺的故事，讲“打铁先要自身硬”的道理。父亲又是一个很严厉的人。小时候我们调皮捣蛋惹了祸，他都会严厉斥责。记得有一次，我把生产队的马车轮胎的气给放了，还到人家菜园偷西红柿，父亲知道后，给我一顿严厉的惩罚教育。

父爱如山，父亲对子女是无私的爱。我考上高中，学校离家远，父亲求人买了辆二手的金鹿自行车（那个年代买自行车需要票）。很多同学都步行上学，看到我骑着大金鹿，很是羡慕。那年我高考落榜，心里很沮丧，父亲没有一句责备我的话，在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还要读书、家里条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，仍让我继续复读考大学。我想当兵，父亲坚决不同意，他认为考大学是我唯一的出路，为此我和父亲几天不说话。突然有一天，村民兵连长通知我参加体检，原来父亲还是偷偷去给我报了名。

几番周折，我如愿当了兵。离家前的最后一个晚上，父亲几乎和我谈了一夜，千叮咛万嘱咐我到部队要好好干。当兵第一年春节，弟弟给我的信中说，村里组织人敲锣打鼓去家里送年货、贴对联，挂“光荣人家”的牌子，父亲高兴得几天合不拢嘴。后来我在部队考上军校，提了干，父亲很自豪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

记得有一年我放寒假回家期间，去战友家里玩。吃完晚饭已是很晚了，战友和他的父母极力挽留我住一晚。那时候也没有电话，我怕父母担心，就坚决要回去。可由于天太黑，加上路不熟悉，我走错了路，走到一个村里，见人家亮着灯，便敲门打听路怎么走。直到夜里11点多，我才骑车走到村头，看见父亲焦急地坐在路边，他已经在寒冷的夜晚等我两个多小时了。我不禁鼻子一酸。

父亲已离开我们20多年了，他为人处世之道、他的勤劳、他的善良、他的包容影响了我的一生。虽然父亲只是一个平凡的人，但是在我的心目中，这平凡中却是蕴含着伟大的。

怀念三叔

张凤英

前些日子，我回到旧居整理图书，发现了一本熟悉的小册子——《怎样写散文》。看到扉页上的签名和日期，我顿时泪流满面。那是我三叔的书，1957年9月，河北文学创作中心奖励给他时，他还是个不满20岁的文学青年。后来，三叔将这本书送给了我。

三叔是父亲最小的弟弟，因此我总习惯叫他小叔。他比我大十六岁，曾在铁路工作过，后因爷爷奶奶患病急需有人照顾，才辞职回到故乡苍山村务农，从此再没走出大山。他以耕种养殖为生，兼任生产队会计。虽然三叔是一介农夫，却是我文学道路上的启蒙人，是他在我懵懂迷茫的人生路上，点燃了一盏明灯。

小时候，我跟三叔关系最好，甚至超过了父母。我犯了错误，父母会毫不客气地责打我，而三叔只是笑眯眯地说一句：“小傻瓜，犯错了？”

三叔从小生得浓眉大眼、聪明伶俐。看见爷爷去井台上挑水，他会忽闪着大眼睛说：“爹，等我长大了替你挑水。”看见爷爷咳嗽，就说：“爹，等我长大了给你治病。”上学后，三叔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，在槐树庄小学小有名气，周围的乡亲们都说：“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。”

苍山村有一条小河，将村子分为东西两半。小河清澈见底，沙滩干净柔软，水中有小鱼小虾。两岸农田肥沃，阡陌纵横；山坡上植被丰茂，郁郁葱葱。

三叔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山村。在乡亲们的夸赞中，他顺利考上了中学，且学习成绩优异。毕业后，他自愿到祖国的北部边疆参加建设，当了一名火车站会计。当单位正准备选送三叔到北京学习深造时，突然家里出了事。爷爷上山砍柴，从树上掉下来，摔成重伤；奶奶受到惊吓，又得了伤寒。当时，父亲已拖家带口，没法回家照顾爷爷奶奶，二叔在外地教书，三叔只得含泪辞职，回到苍山村务农。与此同时，我也随三叔一同回到了苍山村，说是为陪伴爷爷奶奶，其实有一半原因是父母孩子多，照顾不过来，让三叔照顾我的生活。

我来到爷爷奶奶身边，像一只欢快的小鸟，“叽叽喳喳”地叫着跳着，成了爷爷奶奶的开心果。可是，对于三叔来说，却增加了一个艰巨的任务，就是在照顾爷爷奶奶和干农活之余，还要陪我玩耍，对我进行启蒙教育。

三叔非但没有嫌我麻烦，而且打心底里喜欢我，一边陪伴我成长，一边承担起教育我的责任。我最喜欢三叔收藏的那些精美的连环画，有时候看不懂，便缠着三叔给我讲书上的故事。每次他都会放下手里的活计，有求必应。

有一天，三叔领来一位漂亮的“姑姑”，他们两个躲在屋子里讲故事。那屋子是三叔的卧室，平时不让我进去，“姑姑”送给他的漂亮蒲扇就放在那屋炕头上。我悄悄用手指蘸点口水，

将窗户纸捅破一个口子，偷听“姑姑”和三叔在说些什么。原来，三叔正将自己写的故事读给“姑姑”听。三叔一边读，“姑姑”一边掉眼泪。我知道那个故事是三叔写的，厚厚的一大摞，具体什么情节，我已经记不清了，但“给别人读自己写的故事”这一场景仍历历在目。

就在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那些书上的故事、美丽动人的传说，原来都是普通得像三叔这样的人写的。他写得真好啊，可以感动得美丽的“姑姑”掉眼泪。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三叔和“姑姑”都做着文学梦。三叔潜移默化地对我进行了文学的启蒙，把一颗梦想的种子深深埋在了我的心田。

后来，我上了学，读到三年级，有了作文课，才明确了自己的梦想，懵懂中经常将三叔讲的故事穿插在我的作文中，屡次得到老师的好评。暑假，我回苍山村看望奶奶和三叔，那时爷爷已去世。三叔性格宽厚，奶奶喜欢唠叨，可三叔总是一声不吭，默默听着。

我把自己写的一篇作文给三叔看，内容是儿童节在老虎山玩“抓特务”的游戏，详细描述了游戏全过程，却没有写为什么玩这游戏，结尾处也很是唐突。三叔说：“这篇作文写得不错，是用心画了一条龙，只可惜这条龙没有眼睛，现在需要‘画龙点睛’。一篇作文只有故事情节，没有那么几句话提炼并点明主题，文章就没有灵魂。”后来，三叔给我修改了开头和结尾。开学以后，这篇作文果然得到了老师的表扬，并拿到了班上点评。我才明白，三叔是写作的高手，他的指点教会我写作的诀窍。也就在那天，三叔将珍藏多年的《怎样写散文》这本小册子送给了我。

1969年夏天的一个周末，我在家里正帮母亲洗衣服，突然，一辆邮局的摩托车停在家门前。邮递员高呼：“张赐达（父亲的名字），电报！”我当时吓得腿都软了，不知道老家出了什么事。原来竟是三叔去世的电报。后来据乡亲们说，前一天中午，村里有个男孩子到水库边玩耍，失足掉进水里，三叔正好由此经过，二话没说，跳入水库将其救起。可能是天气太热，三叔干活累出一身汗，突然跳进凉水里，激坏了肺部，也可能是三叔的心脏出了问题，当天晚上在记账过程中，他突然犯病去世了……

接到电报后，由于没钱买多余的车票，父亲决定一个人回去处理三叔的后事。我没有机会见三叔最后一面，这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。

此刻，面对家里一面墙的书柜，手捧三叔给我的《怎样写散文》，心潮澎湃。书籍是通往理想彼岸的船，读书成就了三叔谦和、进取、仁孝、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品质，也成就了被三叔带上文学道路的我。

我要感谢书籍带给我的精神力量，更要感谢三叔对我的启蒙教育。